微调查

没有表情包的聊天失去了灵魂——

近六成受访大学生表示自己不能脱离表情包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罗 希 毕若旭 程 思

表情包是牛小犇的“护盾”。不好意思和喜欢的女孩直接表白，他发去一张表情包——卡通形象派大星的一只手友好地伸出去，图上“交个朋友”的字样被划掉，改成了小小的“谈个恋爱”。“这样万一人家不同意，就可以也回一个表情包，就当这是个玩笑，两个人也不至于太尴尬。”

吴亚坤的收藏夹里整整齐齐排列了616个表情包。“调节沟通节奏”“活跃聊天氛围”……几百个表情包各司其职，充分满足着吴亚坤不同情境下的聊天需求。在她看来，表情包有助于自己的情感表达，如今已俨然成为社交中的必需品。

从互联网的第一个表情符号“:-)”到如今风靡一时的“玲娜贝儿”，其间跨越了39年。1982年，卡耐基·梅隆大学的法尔曼教授创造了微笑符号“:-)”，在由文字字符长时间“统领”的在线交流场域打开了全新的想象力空间；而横向表情符号“颜文字”的出现，又将网络符号的表情达意功能往前推进了一步。emoji在1999年接过接力棒，促使表情由字符组合转向图形化；2006年，中国传媒大学动画系学王卯卯创作的“兔斯基”系列表情，则标志着表情包正式走入“动态时代”。

随着各类自制表情在互联网上的逐一亮相，表情包逐步成为在线社交场景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面向全国4351名大学生展开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7.41%受访大学生经常使用表情包，10.25%有时使用，1.79%很少使用，仅有0.55%受访者完全不使用表情包。近六成受访大学生表示自己不能脱离表情包：“没有表情包的聊天失去了灵魂。”

借图达意，表情包成为社交领域“副语言”

大约在读初中时，牛小犇就开始在聊天、社交网络评论中使用表情包。大学有了自己的手机后，线上沟通成了常态，表情包也开始“占领”他的聊天界面。两年前，牛小犇还在读大学，那时他的表情列表里清一色都是熊猫头、金馆长、火柴人、爆漫这类黑色线框、画风“潦草”的图案，画上配的文字也多是调侃、讽刺。“当时表情包主要用在和同学、朋友之间斗图、互怼。”而现在，已经研二的他风格180度大转弯，猫猫狗狗、卡通形象类可爱表情包占据上风。这一来是因为表情包的种类越来越多，“也因为年纪比较大了，该‘装可爱’了”。有别于以前常常参与群聊，现在和导师、朋友的一对一聊天更多，这样的环境也让他不能像群聊中那样“张扬”，表情包的“可爱风”逐渐取代了“犀利风”。

学者李玮在《中国网络语言发展研究报告》中写道：“表情包是互联网时代社交领域的副语言，它的出现以及流行宣示着表情这一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的独有符号化沟通方式从线下迁移到了线上。”

从台式电脑到智能手机，表情包的身影从未缺席。中青校媒调查发现，15.88%受访者从小学便开始使用表情包，45.16%在初中开始使用，表情包出现在29.97%受访大学生的高中时代，8.09%表示自己大学才开始使用表情包。表情包流动在各类社交场景之中。结果显示，72.72%受访大学生会借用表情包表达自己的情绪，63.57%认为表情包便于表示友好，60.49%受访者习惯通过表情包缓解尴尬。

今年大三的吴亚坤也是一位表情包“资深用户”。“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学时代，到现在已经有10多个年头了。”回忆起表情包使用史，吴亚坤表示自己见证了表情包普及化、多元化的发展历程。“印象中3G时代的表情包加载特别慢，4G出现后加载速度就快了，使用表情包的频率也越来越高。”在她看来，互联网技术的更新迭代，为表情包的变革提供了基础。

暨南大学博士刘汉波研究指出：表情包的发展和普及并非偶然，表情包的流行断然不是偶发的和随机的文化现象，而是技术的发展、媒介的嬗变和社会世俗化等合力下的权力转换。其成长史与互联网的发展史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表情包的历史是互联网历史的一个分支。

从前总是在聊天中收藏表情的牛小犇，现在有了更多获取表情的渠道。在各种平台看到有意思的图片、动图，他就保存下来上传到聊天软件；他有时也会给一些特定的亲朋好友制作表情包，比如“某某最棒”。

当互动交流的渠道被打通、图像制作技术门槛随之降低，人们便可以自行制作表情包，采用图文相结合的方式来建构表意更丰富、代入感更强烈的对话场景。中青校媒调查发现，76.21%受访大学生曾自制过表情包。

牛小犇的一位同学便是班里的“表情包生产厂家”，“他特别善于观察细节，有时候会做一些调侃表情包，比如把同学的脸替换到熊猫头表情上，再配上他们的口头禅，这些就会成为全班收藏的表情包。”

图胜千言，既是“润滑剂”亦是“圈层密码”

假如有一天表情包全面下线，沈心怡可能不太能接受。在她看来，表情包是她在线交流中的万能工具包。相比于趣味性，她更重视表情包的功能性。在沈心怡的认知中，表情包是非语言交际的一部分，能够高效完善自己线上沟通时的言语缺失。“有时候表达不够充分，为了避免对方误会，就会赶紧发一个表情包。”这样用于表示友好、缓解尴尬气氛的表情包，沈心怡的社交软件里有上百个。

中青校媒调查发现，54.79%受访大学生热衷于分享和收藏表情包。78.05%受访大学生认为表情包相较文字表达的情感更为充沛；64.49%受访者通过表情包表现自己的热情和善意，拉近社交距离；62.58%将表情包作为自己的“快乐源泉”。

“我太菜了，带带我。”找学长、同学帮忙时，牛小犇会附带一个自嘲的表情包。在他看来，过度严肃的语气并不适用于熟人之间的聊天。有了表情包加持，就能把“板正”的对谈转化成好兄弟间的打趣。“说几句平常不好意思说的玩笑话，也无伤大雅。”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彭兰在《表情包：密码、标签与面具》一文中分析，在基于表情包的表演中，我们常常会看到柔化、夸大、伪装、敷衍等表演情形。其中“柔化性表演”，指的便是一些表情包可以将人们的棱角柔化，有可能瞬间让人变得亲和、接地气。“多数表情包都具有动漫风格，这就使得它们自带气氛调节功能，能拉近交流双方距离，为交流创造亲切、轻松的气氛。”中青校媒调查显示，73.16%受访大学生喜欢可爱类型的表情包。

前段时间的线上面试中，沈心怡便感受到了表情包的“温柔魅力”。面试官在发来一段冷冰冰的文字后配了一个“狗头”的表情，“严肃氛围的瞬间就被‘中和’了。”她的紧张、压抑情绪消失了一大半，“整个面试环节轻松很多。”沈心怡坦言，表情包的调节气氛的功能在屏幕对屏幕的无声、无肢体动作、无眼神、无表情交流中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

基于表情包的交流，很多时候也成为文化上的试探与“接头”。当双方发现彼此有着共同的“密码”时，会产生群体认同。牛小犇见过一些B站Up主制作自己的表情包，喜欢他们的粉丝可以免费下载。当这些Up主开直播、发视频时，他们自己的表情包就会频繁被粉丝发在评论区。牛小犇的收藏夹里还有一些专门用在动漫社群的表情包。这些小表情作为“圈内人”的暗号，在小范围内流通。“表情一般都以群成员熟悉的动漫人物为主角，因为我们都了解表情包上定格的瞬间是在什么背景下发生的，能理解这些表情的含义，使用起来就比较有意思。”

彭兰通过研究分析，除了年轻群体的总体文化属性外，不同的表情包还可能会折射出各种亚群体的文化。“很多表情包是在特定的社区或群体中产生与传播，或代表了特定群体的兴趣与趣味，也可能与某些群体的集体记忆相关，因此，一些表情包中还加载了亚群体文化的密码。”即使是90后、95后、00后这些同属年轻人群的群体，在使用表情包时也会有差异，而不同文化取向的群体，也会有不同的使用偏好。在一些群体也会出现自己独有的小众表情包。“当发现对方和自己有同类型表情包的时候，会下意识地把对方看作自己人，产生亲近感。”吴亚坤说道。

扬长避短，表情包是否还有“无限可能”

即使认可表情包的功能性与趣味性，但沈心怡依旧认为频繁使用表情包，“尤其是斗图”等行为不够妥当。“反而会打破交流群内原有的秩序。”在沈心怡看来，表情包的过度使用是对群内不参与“斗图狂欢”的人的一种打扰，“如果有刚刚发布的信息，就很可能被淹没在表情包的海洋里。”

彭兰在论文中指出，“斗图狂欢”像是基于表情包的“夸大性表演”，“有些时候表情包或许是真实情绪的一种夸大。它与互动中的表演需求相关，很多时候这是为了在互动、特别是群体互动（如微信群）中，引起他人的注意，有时甚至会变成一种暗地较量的方式。”

吴亚坤同样不认同表情包的过度使用。“过度使用表情包容易导致信息沟通不顺，缺乏深度交流。产生一种对方在敷衍自己的感觉。”吴亚坤和一位学生组织的师弟交流时就曾产生过这样的困扰。在忍不住和师弟沟通这件事后，吴亚坤得到了“有表情包为什么要说话”的回复。“我并不认可这种行为，表情包无法替代文字成为沟通的主要内容。”

在沈心怡看来，表情包使用时需要考虑使用的聊天场景，“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代际沟通时这样的问题就更容易显现，也许你的长辈并不能很好地理解你通过表情包所传递的内涵。”

85.31%受访大学生认为相较于之前，表情包的表现形式变得更加丰富。谈及表情包的发展，沈心怡表示，表情包承载着时代的记忆。人们甚至可以通过回忆过往的“爆款”表情包，窥见当时的社会热点。“不过，再好玩的游戏，时间久了也会腻。为了更好地生存发展，表情包不断革新、规范使用，是非常必要的。”

表情包从网络走进现实，如果来对了场景，幽默感还会成倍放大。牛小犇看到过一则视频，拔河比赛上，一方队员把金馆长、熊猫头表情做成面具，戴在头上，引得另一方大笑不止，毫无还手之力。

2018年，墨西哥首度举办了一场以表情包为主题的博物展——“Museo del Meme”。在展厅里，悲伤蛙、暴走漫画等火爆一时的“鬼畜”表情包被塑成雕塑，一些草率勾勒的图案和影视作品截图，被装裱进精致的画框。看着这些展品的照片，有网友“恍然大悟”：“三星堆的青铜器可能就是古蜀人的表情包？”也有网友跟着接茬：“说不定再过几千年，未来的人挖出了（表情包博物展上）这些雕塑，还以为我们就长这样。”

这一展出的策划者介绍，此前他们已为这个展出准备了10年之久，而这10年，也是社交网络走向繁荣的10年。

牛小犇亲眼见证表情包正走在一条百花齐放的大道上。“如果能把过去十几年的表情包话语变迁做精细的整理，做成一个展览，比如哪年流行什么‘梗’，哪年哪个系列的表情包最流行，那我一定会去看看，一定满满的都是回忆。”在他的想象中，他可能从头到尾都在感叹：“这不就是当年的那个它吗？”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牛小犇为化名）

扫一扫 看视频

我同学

“上戏416女团”：当新媒体遇上老戏曲 京剧也流行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毕若旭

许多迹象表明，“上戏416女团”火遍了全国——接连登上抖音热榜和微博热搜、媒体采访的邀约纷至沓来、登上网络青晚、在剧院被粉丝要合影和签名，还有许多线上“票友”要为她们撰写小说。

不过，团队中5个女孩的真实经历，可能比这些或将问世的小说还要传奇。视频里为网友所熟悉的“老旦”边靖婷、“程派青衣”杨淅、“花旦”程校晨、“花旦”朱鹮和“梅派青衣”朱佳音，是上海戏剧学院的5位00后女生。她们中有4人是2021届毕业生，毕业汇演那天晚上，结束演出回到自己的宿舍“416”，大家脸上都还带着好看的妆容，边靖婷提议：“我们一起拍一条抖音吧！”

这段一人一句一唱腔的《赤伶》选段，让成千上万网友看见了她们。11月初的一天，杨淅的一位朋友兴奋地来找她，“我在网上看到你们了。”5位女孩这才发现，自己登上了热搜榜。目前，她们的视频在抖音平台的总点赞量已经超过2200万。

鲜花着锦般的掌声和热捧，带来开心、感恩和担心名高难副的不安。好在对于不少网友来说，她们成了打开戏曲之门的那把钥匙。

幕前数十秒，台下十年功

唱念做打，手眼身法。视频里5个女孩曲声婉转，眼神灵动，手势身段曼妙动人。

台前数十秒，幕后十年功。“破圈”后的“上戏416女团”不想做“网红”，学戏多年的她们有自己的执着，坚持把京剧作为主业，录制戏腔演唱视频都在业余时间。

和戏曲相伴的童年注定与众不同。少小离家，是这些学戏女孩共同的经历。

小学二年级时，爷爷带朱佳音去剧院看戏，小小的她只看了一次就着了迷，经常吵着爷爷带她去看。爷爷见她喜欢，就带她去学习京剧。

10岁那年，杨淅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从此十年如一日，每天早上6点起床，吊嗓子、练早功。从压腿、踢腿、横竖叉等基本功，到挥舞刀枪剑戟的“把子功”、翻滚跌扑的“毯子功”，样样不能落。

“上戏416女团”的另外4位成员，也大都在这一年来到了上戏附属戏曲学校。没有眼泪的学戏生涯是不完整的。收到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后，边靖婷几乎每天都哭得非常伤心。她原本只是抱着和父母一起去上海旅游的心态去参加考试，考试当天，别的小朋友都穿了练功鞋、练功裤，而她穿着裙子、拖鞋就去了。得知要去上海学戏，她心里有一万个不愿意。“不是不愿意学戏，是因为天津人恋家，一想到要离开家，就非常非常难过。”

到学校报到的第二天，一群10岁的孩子就开始军训。看到别的孩子有家长送，边靖婷想到在天津的家人，难过到了极点，“我感觉自己就像没人要的小孩”。她每天以泪洗面，在一天给妈妈打了十几个电话之后，手机被妈妈拉黑。

胯伤、膝伤、腕伤、腰伤，和这些十几岁的女孩几乎形影不离。为了让筋骨灵活柔软，肢体上的疼痛都得扛住。在绑腿训练中，她们要把腿绑在自己头上10到15分钟，随着时间推移，两条腿从疼、到痒、再到麻木。等绑腿结束，两条腿几乎都没了知觉，这时还得狂踢两条麻木的腿，“为了把筋踢开”。

十三四岁时，朱鹮差一点儿因伤被迫改行。“下高”是京剧中的一个高难度技巧，演员要从高台上空翻跳到地面。朱鹮在练习“下高”时，不小心从高高的桌子上摔了下来，腰部受伤，将近一年都没有练功。“但我还是想留在京剧舞台上。”14岁女孩对戏曲的痴迷，让她怎么也不愿意选择放弃。于是这位小花旦伤愈后，又一头扎进了练功房。

为了塑造京剧角色形象，京剧化妆时需要用一根布带把头勒紧，俗称“勒头”。如果勒得太紧，难免让人头晕恶心。边靖婷还记得一次在中央电视台演出，她扮演《打龙袍》中的李后，由于勒头勒得太紧，她在台上做转身动作时，差一点吐出来，她赶紧顺了一口气，强忍着让演出继续下去。

学戏苦，但自己做的选择，说什么也要坚持，何况在一些难熬的时刻，这份理想就是她们的精神支柱。朱佳音直言，如果不是有京剧这份执念，她可能很难坚持走出病痛。她本来和“416”宿舍的4位女生同年进入戏曲学校，但因为生病晚考了一年大学。这段时间里，京剧成了她的克服疾病的动力源泉。

当戏腔遇上短视频

网友的好评接踵而至——“果然老祖宗的文化遗产真香”“我只听了100遍而已”“国粹才是顶流”。也有人跟着有样学样——“要从小学京剧才能考京剧专业吗”“眼睛 我会了。手 我不会。”

被越来越多的网友认识后，边靖婷最大的愿望，是通过戏腔演唱，把更多网友引入京剧的世界。而传播戏曲文化这件事，她们很早就开始了。

“上戏416女团”供图

5个女孩中，最早出圈的是杨淅。早在2018年，她就在抖音注册了账号，网名“小淅淅儿”。她发布京剧手势、眼神、技巧和京剧妆容教程，解释什么是京剧“大嗓”“小嗓”，尝试用戏腔演唱流行歌曲。她cos游戏里的角色“上官婉儿”，表演的空翻让网友直呼“我感觉地心引力再小点，你真能放出婉儿的大招”。

曾经学过花旦、现在工青衣（程派）的她，还把同一首歌曲分别用花旦唱腔和程派青衣唱腔演唱出来，给网友展示不同角色唱腔的区别。从那时起，就有一些网友对她的表演形式提出质疑，说她演唱的不是京剧，甚至认为戏腔演唱是对京剧的歪曲。她还专门录制视频，说明戏腔不等于京剧。

但远多于质疑的认可和鼓励，让短视频平台成为这个00后京剧生的另一方舞台。有网友在评论区替她抱不平，“发扬京剧，如果你能比她们做得更好，会有人看见，如果没有，请你努力！”

2019年中，边靖婷也开始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戏腔演唱视频。她专门在自己的网名后标注了“老旦”，视频里的她有时会戴上白色的假发，眼角和眉心画上皱纹，面上摆出角色所需要的老成持重。这些属于老人的神情，是她跟着老师一点点学出来的。从网络世界回到现实的三次元空间，真实的边靖婷站在潮流前沿，她热爱动漫、美食，爱听流行音乐，喜欢到游乐场玩让人尖叫的刺激项目。随着短视频涌入年轻人的生活，她又成了冲刺在一线的短视频达人。

除了自己发布，边靖婷还鼓动身边的朋友录短视频。“上戏416女团”的另外几位成员陆续开始在自己的账号里发布演唱视频。那时几个女孩没有想到，她们的日常爱好，真能刮起一阵戏曲风。

当一块京剧的“敲门砖”

毕业汇报演出前，边靖婷非常焦虑。“怕自己专业不过关，担心未来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杨淅在毕业汇演后、在家中等待剧团录取信息时，也曾焦虑、彷徨。朱鹮今年4月就接到了一家剧团发出的邀约，但由于剧团改制，暂时还未到剧团报到。

随着声色各异的流行文化变换着各种姿态，想尽办法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戏曲这类传统艺术常常曲高和寡，“票友”一词对年轻人而言，也显得老派而陌生。观众的稀缺和局促的市场紧密相关，据《中国统计年鉴2018》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共有登记在册的京剧、昆曲类演出机构145个，从业人员8076人。当年京剧国内演出共3.1万场，观众1854万人次，收入合计19.3434亿元，其中包含财政拨款14.8431亿元，纯市场化票房收入只有4.5亿元。

京剧演员王佩瑜曾在一档综艺节目中说：“这几年传统相声火了，女团也火了，说唱火了，脱口秀火了，当然京剧也火过，不过那是百年前了。很多人说我上节目是为了自己火。如果我再不站出来努力推广京剧的话，可能我也没饭了。”

“上戏416女团”的女孩们不觉得年纪轻轻的自己能给京剧行业作出多么大的贡献，但只要有一个看了她们演唱的视频能走进剧院，去听听真正的京剧，去感受真正的京剧名角和京剧曲目的魅力，她们就能高兴好久。

朱佳音收到过很多网友私信，说自己想把京剧作为兴趣来学习，也有人表示想让孩子学习这门传统艺术。“不过我会劝家长们，要好好问问孩子的意愿，因为如果不是自己真的喜欢，很难坚持下来。”她经常建议来找她咨询的家长，可以先带孩子去剧院看看戏，“就像我小时候，只看了一眼就爱上了”。

近年来，新媒体技术和新兴平台的出现，给传统文化、传统艺术的传播打开了一扇窗。诸如《如果国宝会说话》一类的短视频有声有色，让年轻人把目光投向原本沉寂无声的文物；河南卫视《中秋奇妙游》等节目的出圈，让网友们“每逢晚会看河南”。寻找传统文化传播的新形式，是许多人努力的方向，“上戏416女团”也成了其中的一员。

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党总支副书记、上海市戏曲文化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亓季松，给这些女孩子们上过课，对她们在网上传播京剧戏腔也很支持。他说：“确确实实，受到她们歌曲的影响，有更多的群体、尤其是年轻群体被激发出了对于京剧艺术的期待或者向往，成为潜在的京剧艺术的受众，这对于戏曲文化的传承和创新，都有正向的作用和能量。从这个角度，我是非常欣赏她们这种勇气的，敢于对新鲜事物跨界文化进行尝试。”

粉丝和边靖婷的互动从线上到线下“梦幻联动”。一位粉丝在视频评论区“炫耀”，自己去了现场，还和边靖婷合了影。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00后已经开始听戏了。”在她们的粉丝群里，大多数都是她们的同龄人，“而且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会买票，到剧院去看戏。”

戏腔演唱虽然不等同于京剧，但边靖婷说，她们想通过这种方式，扮演帮助人们敲开京剧之门的敲门砖。“学校教我们要‘守正创新’。记得一位老艺术家说过，一杯水倒满了、溢出来的部分，才是创新的资本。”她们坚持创作短视频，也时时鞭策自己，如果专业水平不够，无法向别人去传播戏曲文化。“我们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慢慢去成长、去进步。”这条漫长的戏曲传承之路，正在等待着她们。

扫一扫 看视频